

讀書班 | 安大簡《詩經》討論紀要 (2019.10.15)

10月15日圍繞《小星》篇展開討論，受關注的主要內容包括三個方面：一是“李”、“季”和“擘”的關係問題；二是“寔”和“折”的異文問題；三是“幬（禱）”和“幬（櫛）”的關係問題。

一、“李”、“季”和“擘”的關係問題

安大簡整理者認為“李”、“季”二字是“李”的形訛，和《毛詩》“擘”一樣都是假借作“擘”。並引李家浩、高步瀛觀點，認為“李”是後世“擘”的初文，昏暗的意思。李國英認為“李”字並不是形訛，而就是“李”字。楊建忠指出季旭昇《說文新證》“李”字下所收戰國器李瘳壺之“李”作，與簡文作形似。譚樊馬克指出“李”从“未”聲，上方兩筆應該同時朝上，“李瘳”《殷周金文集成》釋作“李瘳”，具體是否“李”要謹慎對待。

顧國林認為“李”从“子”聲，和“彗”一樣是*sk-型複輔音，“霽（雪）”正是从“彗”聲可證。譚樊馬克指出“李”或從來从子作，也可以是“來”聲，蕭旭認同。但蕭旭認為“子”不用作聲符，後來“”作“李”則是純會意字。孟蓬生認為，“子”作“李”的聲符完全可行。蕭旭又說，或許有形聲字“”和會意字“李”（木子爲果）兩個來源。孟蓬生認為許慎說“李”从“子”聲是語言事實的反映，不是理論上推導的。

蕭旭表示對來母字和心母字通轉的懷疑，譚樊馬克說漢語閩北方言有來母讀/s/的現象，同時越南語中一些來母字也讀/s/，如“牢”讀sao，同音的固有詞{星}的喃字作“𠵼”、“𠵼”，數詞{六}讀sáu，喃字作“𠵼”从“老”聲。楊軍認為這是整齊的變化，即經歷l>t>s的過程，不能簡單類比。譚樊馬克說，既然現代漢語方言和越南語中能有這樣的變化，那麼就要證明古代漢語中不存在這樣的變化，才能否定來母字和心母字在語音上的聯繫。同時他還舉出一些來母字與心母字諧聲、通假的案例，如：“事”、“吏”、“史”原本是同一字；“數”从“婁”聲無異議，郭店簡

《語叢一》以“婁”爲“數”，北大簡《蒼頡篇》以“儂”爲“數”；上博簡《周易》以“羸”爲“瑣”；馬王堆帛書《周易》以“璽”爲“肺”；《說文》“聲而聾曰聾”這一聲訓；等等。數個韻部都有來母字和心母字相通的案例。

楊軍認爲，歷史語言學的方法是尋找語言間始終一致的對應規則。雖然其侷限在於僅憑語音對應，上推不到二百年。而李方桂的*s-詞頭或許能解釋心母字與來母字的聯繫，但這樣的詞頭或許有詞彙或語法意義，找到就是重大突破。譚樊馬克說，學界曾經假設*s-是使動前綴，“登”使動後就是“增”，“戴”使動後就是“載”，看似有一定道理，但如“事”和“吏”、“李”和“子”便看不出其中的語法聯繫，單純從諧聲角度思考更有答案一些。高永安說，*s-前綴是參考藏緬語族語言構擬，但這樣的前綴是否在漢語中有同樣的功能就不好說。顧國林說，複輔音衰退的語言中，多數還能保留*sC-型複輔音，所以上古漢語應當構擬這樣的複輔音以解釋上述諧聲現象。譚樊馬克指出在李方桂的著作中有鼻音、流音的清濁對立，若是來母字本身存在對應的清聲母，那麼變作擦音和心母字合流是很常見的。中古心母字的來源或許有二，一是楊軍等人提到的*s-前綴複輔音聲母的演化，二是來母字的清化——子和李、史和吏或許就是這樣的清濁對立關係。這兩種來源未必是你死我活的關係，而共同構成後世的心母字來源。拉丁語不定式的-re後綴便是從-se濁化變來（s>r），拉丁語r原先讀法可能與英語一致，大舌顫音讀法受希臘語影響，mus, muris的名詞變格也體現r>s的過程。

二、“寔”和“折”的異文問題

沈培提問：“‘折’和‘寔’到底能否相通？證據是否充足？”並詢問各位對蔡偉《安大簡“折命不猷”補證》一文的看法

（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3437）。

董珊對“折”通“寔”有疑惑，懷疑簡文通“誓”，“誓命不同”則謂辛勞之征人待遇有差異，不作毛傳謂天賦之命不同解。薛培武認同，引《周禮·士師》“一曰誓，用之于軍旅”（整理者按：當爲《周禮·秋官·司寇》）。

蔡文引用了蘇建洲（網名“海天遊蹤”）的觀點：“謹按：二者音不近，也未見通假例證。有些輾轉通假的例證還需要再辨析。毛傳：‘寔，是也。’馬瑞辰云：‘是

者，語詞。’其說可從。據此，可知簡文的‘折’當理解為‘逝將去女’、‘逝不古處’、‘噬肯來遊’之‘逝’、‘噬’，同為發語詞。”薛培武還認為，蘇建洲的觀點不能輕易否定，並引陳劍在董珊《隨州文峰塔M1出土三種曾侯與編鐘銘文考釋》一文的評論——曾侯與編鐘“遣命南公”，“遣”釋作《詩經》裏的“噬”、“逝”（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2339>）。

王弘治認為“寔”中古讀職韻，和聲符“是”讀支韻在上古的歸部不合，若是“寔”按照“實”歸部在質部，就和“折”歸部在月部相近。這樣驗證了董同龢等人對月元部二分的觀點。

孟蓬生同意整理者和蔡偉的觀點。並指出，支部和歌部關係很近，段玉裁列作十六部和十七部，中古支韻字同時有兩部的來源。譚樊馬克補充說，王力晚年吸收了鄭張尚芳的建議，擬音中支部/e/歌部/ai/非常接近，而北方話中這兩個韻母是極其相似的，北京人說英語“desk”要讀“黛斯克”。

蔡文舉岳麓秦簡壹《為吏治官及黔首》“一曰夸（誇）而夬；二曰貴而企；三曰亶（擅）折割；四曰犯上不智（知）其害；五曰閒（簡）士貴貨貝”中“企”和“夬”、“割”、“害”、“貝”等月部字押韻，證明支部字和月部字的聯繫。孟蓬生指出“企”字應是“法”字古文“金”，“法”讀如“廢”，與月部字通（孟蓬生《“法”字古文音釋——談魚通轉例說之五》，《中國文字研究》第16輯），並指出識出“金”字是李學勤、劉樂賢等人的貢獻。譚樊馬克引作冊般鬲（《近出殷周金文集錄二編》967號器）“率亡灋矢”，整理者讀作“率亡廢矢”，帝辛時期已有相通案例。王弘治認為“金”比“企”在聲音上更適合，中古泰韻的字來自上古月部，和支部關係較遠。沈培則認為“企（金）”是秦文字不是“古文”，因此大家不把此字看作“法”。孟蓬生指出李學勤和劉樂賢所用的是漢代的材料，比秦文字更晚。至于秦文字中是否可能包含“古文”，未做調查。

三、“幬（禱）”和“幬（櫛）”的關係問題

毛詩“抱衾與幬”，簡文作“保衾與禱”。董珊指出：“抱衾與幬者，乃廝役之徒，征行途中伺候貴族。《小星》狀物，與‘雞聲茅店月，人跡板橋霜’異曲同工。”

顧國林引《爾雅》郭璞注：“今江東亦謂帳爲幃。”他還認爲“幃”、“幃”記錄的也是這個詞,《集韻》“幃，牀帳，或作幃”，陸游《龜堂避暑》“縹緲紗幃覆象床，蠻童擎粥進黃梁”。明代李詡是江陰人，所著《戒庵老人漫筆》之《今古方言大略》記載吳語方言詞“臥床之帳子謂蚊幃”。顧國林還指出，蘇州話中仍然把蚊帳叫“蚊幃”。董珊指出李清照《醉花陰》“玉枕紗幃”之“幃”也是蚊帳義。

執筆：譚樊馬克

審稿：王化平

終審：孟蓬生